野客叢書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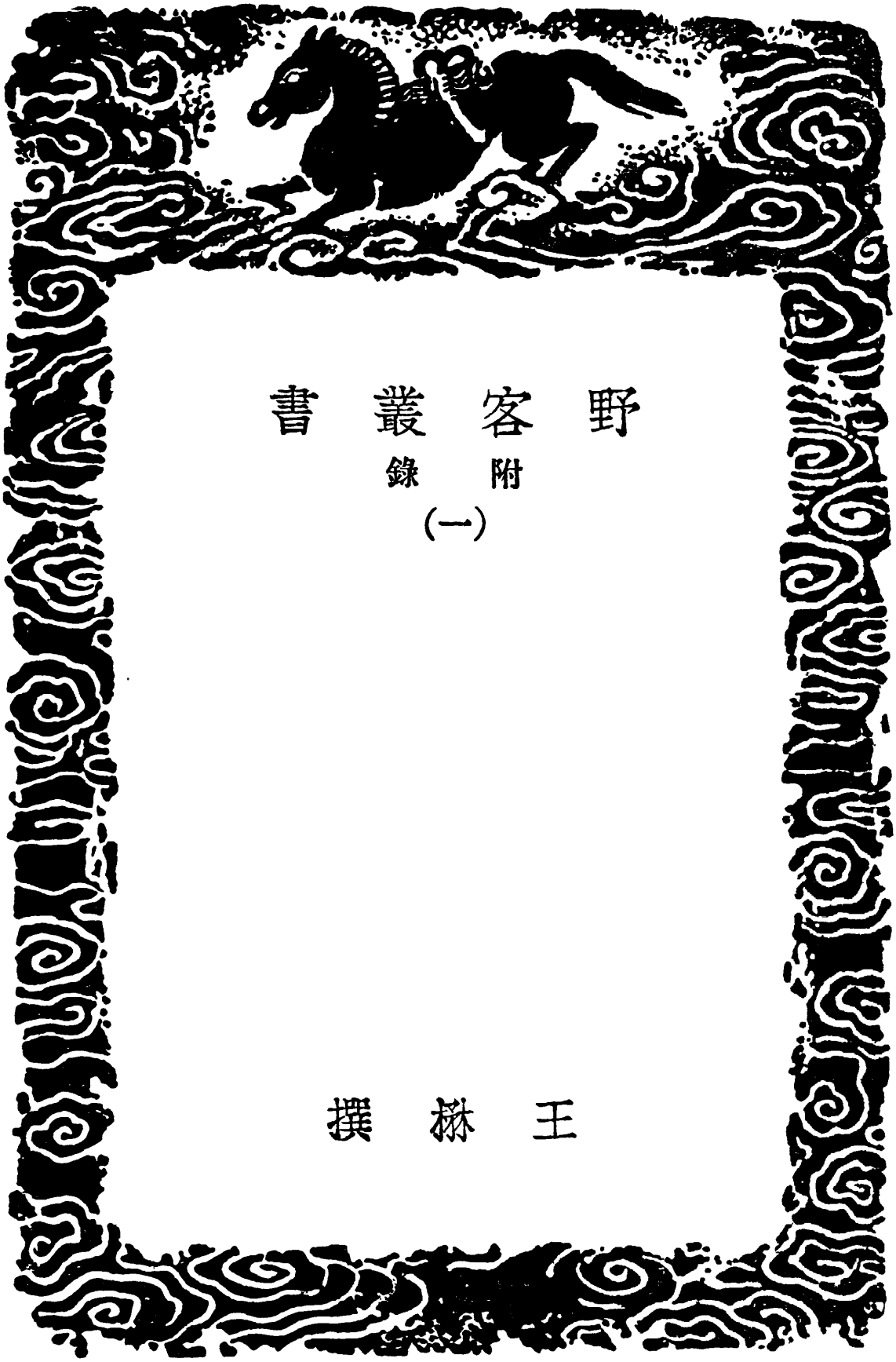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客叢書

附錄

(一)

王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寶顏堂祕笈皆收
有此書寶顏僅十二卷係
删節本故據稗海本排印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袠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井畫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辠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鳥吏筆舛譌以竢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於儀眞郡齋之平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卷一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略於節義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孔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遜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卷二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當時佚事
天亡秦兆
楚王好細腰
稱漢年數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殷浩失望
率邇逖聽
未渠央
卑之無甚高論
次公何義
經書因誤
事有見於他傳
何敞引陳平語
晉惠問蝦蟆聲

卷三

論語點句
漢唐酒價
女侍中
蕭何強買民田宅
東漢呼萬歲
周顗處曖昧召禍
歐公論騶虞
唐時酒味
束縕還婦
太牢
喜人附己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漢奉行故事之弊
班馬史文
卷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趙周守節優劣
荆軻
田叔善導驕主
王子猷操行
劉向譏恭顯
前漢有兩萬石君
新書所云
蜀先主讀書
穆生鄒陽
漢貴薦賢
楊胡有後
晉史舛誤
張輔妄論班史
漢宣親政事
爰盎密害鼂錯
尚書牴牾
王涯學太玄
蕭疏二傳
蘇武在匈奴
膠東之詐
袁郭論孔明
石顯譖望之

卷五
唐人言牡丹
後世務省文
敬字
惠帝諱字
竹坡言綠沉槍
高適詩誤
文選注謬
孫公談圃
二公言宮殿
卷六
荆公讀蘇文
毛詩異同
詩句用嫖姚事
東坡梅詞
玉蘂花
玉樹青葱
顏駟事與馮唐同
相如上林賦
王維詩誤
麥秋
夏侯傳注
中和樂職詩
翺湜待退之之異
作字
樂天姬侍
露盤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篡
毛詩諧聲
莪儀同音
文人遞相祖述
古語雅拙
周禮中言餼字
卷七
拾遺記言傳說
損益前人詩語
韓用杜格
不識撐犂事
紫荷囊
鷹犬喻人
杜荀鶴句
陳文惠詩句
攜家居省
來南協聲
三傳不同
噴嚏
蘇杭妓名
二書中言餳字
韓李設喻
承露絲囊
豹文鼷鼠
五技之鼠有二
陳平用張辟疆計
蘇黃互相引重
割名割炙

唐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卷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蒼茫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烏已巳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稽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卷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鬢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卷十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沿　太上皇名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夜雨對牀
千里蓴羹
漢田畝價
並食天廚
橋玄佚事
員貢二書
明妃琵琶事
石凍春

卷十一

郭解劇孟
師古注青紫
二公言時政
壺關三老
少翁致神
字人之官
漢諸君末年
丁晉公治第
汲冢書
漢唐人丐閒之章
米價貴賤
魏證蒯通
古者金價
朝請
正五九到官
借書一鴟
班范議論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喉脣喉吻
卷十二
酈生事不同
漢獄吏不恤
披霧睹天
公門有公
江淹擬古
藥欄
開八袠
誅全甲
男人傅粉
臥雪二安
聯合古人句
卷十三
重三
王建襲杜意
史記簡略
經怪二字
痟消二義
王延扣冰
王介詩
如律令
古人引用經子語
稱翁姑爲官家
二公待宦官
灰釘事

解經惡穿鑿
二書一意
阿買
美事不兩全
書詞輕重
漢人居喪
弟姪獻言
王勃等語
丈人
卷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文帝輕信
取亭館名
杜荀鶴羅隱詩
金叵羅
晉王氏數派
陳遵投轄
士君子立論之難
夷亭之讖
新莽威斗
漢人下語
游士持書干謁
二史下卽字
晉官品占田
賈島事衆說不同
漢人多引逸經
金條脫事
古文尙書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天開圖畫記
承准字
卷十五
富公奉使語
握髮等事
行狀不宜等語
賤庶出之子
螟蛉
唐時揚州通州
蕭何留守
人生何須
奏記禮重
雌霓
臺笠緇撮
櫻桃無香
端午
徐忻詩
逍遙谿愚谿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
設法
秦夫人
禁中起居注
千秋一日九遷
歸去來辭語
衙牙二字
致仕官祿
曾子之書
不可爲已甚

酒分聖賢
卷十六
亭長
女子長跪
致敬宰相母
螳螂捕蟬
旄頭罪網
板輿
相如大人賦
撥刺乖刺
駔娑承明
七發客難
退之毛穎傳
卷十七
賀知章上昇
上巳祓除
漢唐俸祿
黃鳥嚶嚶
廣陵
香橙
以珠爲名
大節七日假
男子稱寡
隨筆議論
古之媵者
相承疊用數語
藥名詩

鳥名詩
善學柳下惠
過與不及
漢碑疑字
崖蜜
一抔土事
北周懷古詩
束修
二李詩
古人名詩
作文受謝
銀甕銀庫
卷十八
漢人釋經
漢臣僕衣皁白
昏字
後世珠少
用管蘇事
潘安仁言遁逃字
原道中語
羅珣事
木易非姓楊字
語益精明
福不盈眦
一句中對偶
周孔醒醉
何武言誤
大人稱尊

萬機
漢人用事
東漢注
漢人作字
碑陰
陳驚坐
王胡之字
姚泓徐敬業
興雨祈祈
李白事說者不一
魏表非誤
儗婦人不以其倫
楊牧二子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唐書敍事疎鹵
晉有二阿大
薛戎事
孔門十哲
子美檉拂詩
五更轉

卷十九

詩讖
白蛾蔽日
杜詩合古意
白用杜句
詩句相近
賤子具陳
司字作去聲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靈運得句
展江亭語
李習之爲鄭州
化鶴二事
韓退之文章
避高祖諱
李杜詩意
顏延年五君詠
著鞭聒耳
此陛下家事
顚倒用事
拗句格
以鳥對僧

卷二十

規倣古詩意
杏花雨
河間傳意
珊瑚春黃糜
殍餒二字
人物名字不同
郎官令史
魯直茶蘼詩
詒厥友于等語
少游斜陽暮
胡廣子孫
北固甘羅
參軍簿尉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杜撰
詞句祖古人意
卷二十一
方言序
詩家用明光事
字文增減
魯直漁父詞
鸞栖枳棘
杜詩言荔枝
温庭筠
張良有後
麻胡
誤以翟公爲方進
卷二十二
魯直玉花驄詩
謝玄暉詩
鷹鶻史傳不聞
一丁字
車作居音
蘭茶二種
望雲懷鄉
粃繆皮傅
蕭華傳
董仲舒公孫弘
食酒
傅說刑人

後漢無二名
儒人不作釋氏語
鄭氏詩箋
楊妃韈事
鼻祖耳孫
陳元方事
呼吸古人名字
鳳尾虎頭
陸士衡
解菜
麪以斤兩爲斗
卷二十三
古者拜禮
蒼頭稱將軍
咄嗟
先醒
古詩香字
陳胡二公評詩
以蒲爲脯
侯霸員半千宋璟
漢人規戒
苻符二姓
蘇州
大唐唐國二錢
二迹
吾丘壽王論
骨利幹日出
漢人稱謂
唐人用一麾事

金釵十二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西施事
集注坡詩
松江詩話
詩品所載
鸞匹蠕三事
古人博識
卷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五言協律
以鄙語入詩中用
間平等語
阿房宮賦
用事相等
陳簡齋詩
東坡用如皐事
東坡用計魁梧
韓杜詩意
楓橋
地名語譌
絕交論
二花睡足
赤令與中丞分道
杜詩言沈宋
借對
蝶粉蜂黃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無恙無他
張祐經涉十一朝
在人賢識其大
葺輯
饑食榆皮
楊白花
卷二十五
鸞鳳萬舉
夏商鑄錢
文士言數目
齊己詩
古人對偶
晉惟尉用一印
謚文與正
薦疏稱字與年
楊妃竊笛
東坡卜算子
古人句法
大小言作
烏龍黃耳
劉穆之
王褒碑
續釋常談
不用南人爲相
詩人斷句入他意
賈趙二后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祠
文帝薄葬
元二之災
郭璞先知
魏其侯傳
利益後嗣
左右丞相
漢嫁娶喪葬過制
掖庭收養曾孫
史文因誤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錄尚書事
漢人用積薪事
烏鬼
唐袍服用花綾
野航
宣帝之致良吏
劉夢得烏衣巷詩
五松事

卷二十六

隸釋
十萬橫行
烏頭白
長安浩穰
唐言金印
孟嘗非諡
半夜鐘
丹陽有數處
釋乳母之過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卷二十七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省中畫壁
醉翁亭記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卷二十八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道士鵝羣

退之注論語
呼物之音
筆架沾雨
唐人一詩見兩處
禍福不相遠
事有定數
古今之學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唐書用媒蝎字
三姿百餘歲
湖日蕩船
太公之年
郡守左符
諒闇登遐
禽經
慨慷等語
盧氏四世

卷二十九

後宮嬪御
石頭石城西塞
鶡冠子
用張家故事
挽河洗兵
檄楚相文
五言詩
武王鏡銘
杜詩用玉盤二字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白鷗波浩蕩
棠陰蠻榼
不磷不緇
養鷹化鳳
青溪一曲製一弄
集靈宮
卷三十
古本漢書
邊韶晝眠
麋鹿性異
畫龍
其唯聖人乎
健兒跋扈
八珎
俗語有所自
東坡賞花詩
功參微管
續釋常談
唐突
前輩與叔手帖
貓鬼
王播入相
聘后金數
得一順天錢
白樸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角里

小名大子
以點心爲小食
五總龜九齡
足寒傷心
附錄
野老紀聞
王先生壙銘
僮約香方
民應如蘭
火浣布
劉琨盧諶贈答詩

野客叢書卷第一

宋長洲王鏞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語己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之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民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鏌鋣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費。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爲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爲。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淸。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淸。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淸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淸。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淸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眞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値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急。蹤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

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竝坐。盎前引而卻之。邳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媟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袖刃從東箱上。鼂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竝從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

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令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

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卽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遲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

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

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翺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寃。詔覆考。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爲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

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爲名族。此一事亦爲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爲不淺矣。前書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寃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爲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罌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爲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桑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缾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寧成傳。末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

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盍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二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爲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爲小人妄作之戒。匡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爲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間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闌。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

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棄市。興髡鉗爲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爲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爲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況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爲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爲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絝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寃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尙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爲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敘。其怏怏

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先害於治體者。傅奏於左。

今王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驁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卬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尙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尙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

可過。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驁時。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尙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

於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槖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衞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鎭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

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尙。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因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殷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衂。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顚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雖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且殷浩一殷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僞。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殷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爲浩。遂指以爲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册。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爲浩。乃始得其眞。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

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殷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爲殷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爲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爲貧。沉爲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爲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爲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爲官乎。爲私乎。

率邇逖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逖。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逖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摠表逖聽前事。沈約啓逖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三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

南子耳。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玢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

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餳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餳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餳。曰。黏臺酒似餳。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洌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鱠。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束縕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

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媼聞之。束縕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眞卿當安祿山牙蘖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薰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秪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翺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儁耳。

觀翺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翺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顗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顗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顗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顗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顗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顗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爲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己。反以陷己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顗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爲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顗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郎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尙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爲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爲太夫

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遯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嗇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爲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

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廬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廄。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衞綰

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爲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寇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爲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鋪敍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敍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敵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鼂錯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銖錯。未必不自盎日夜從臾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人。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盎薦上。上召見盎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盎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盎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盎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盎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盎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臾。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尙書牴牾

尙書大傳與古文尙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尙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尙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皐陶戒舜之語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敖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敖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皐陶戒舜無教逸

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爲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傅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身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傅傳。益歎疏傅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衞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衞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幷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賈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爲。勇猛而臨官。故鯨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賈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

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爲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耰鉏杖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辭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眞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遇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眞有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爲醴。蓋託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尙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

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衞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苕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輿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蘂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蘂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

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衞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衞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牙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

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傅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矣。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大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着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

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尙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烟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爲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淸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尙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尙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罔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卽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重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淸詩話曰。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衞靑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

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衞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爲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以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時。鬱鬅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衞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衞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衞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衞青用。蓋衞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緗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

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楊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鼐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于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

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稕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兗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淩晨。閽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稕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待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郟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卽此爲其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古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握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卒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節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

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脩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編于之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袞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胺脅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袞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此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翺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翺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當曰。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卽退之也。然翺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

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傪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翺又嘗言曰。行已莫若是貴。此聞之于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翺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翺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六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又潘子眞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敍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茗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蔕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

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遲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遲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苕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夭夭是椓。蔡邕傳作夭夭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爲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爲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苕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尙嫖姚。如此甚多。皆明

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爲是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緗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清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苕谿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

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苕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眞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慕。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纂。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

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祟。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爲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

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莪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檥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岐碑又作蓼蘙。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猗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猗莪蘙等字。同爲一音。又觀賈誼鵩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

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稚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稚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束晳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爵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瓏璁箜篌謝好筝。陳寵臠栗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滿坐唱歌容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敍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瓏璁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眞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餼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茗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餻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餻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餻邪。

野客叢書卷第七

拾遺記言傅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傅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傅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餳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餳。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餳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餳。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囀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

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翺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憂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眞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眞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淩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犂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犂。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骫骳。沈元用啓。讀撐犂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尙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犂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犂。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犂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鼷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鼷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偓佺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鼷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鼷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鼷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尙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尙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

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鼫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鼫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鼫鼠五技而窮。竝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鼩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諭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鵰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彊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奚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彊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蟠蚌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蟠蚌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虀。李伯巽詩曰。香虀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

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宛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語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鄴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鄴。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鄴侯鎭。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鎭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卽盧戎之地。按左傳。盧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

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卽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稽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

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斗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爲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

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竝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皁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蘖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

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爲幷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爲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貽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卽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己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大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爲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

爲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趙德夫謂巳巳。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爲名。或以名爲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尙爾不可辨。況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剏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尙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衞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尙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

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牀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遹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赦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爲延字。非嫣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爲嫣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嫣。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幷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竝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己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

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爲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

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个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眞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野客叢書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畤。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醼。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政樂爾。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煢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爲之嗟悼。忠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蓽之下。仰

事俯育。團圞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傅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爲樂。又不如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卽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爲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爲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視捐之爲三世孫。視光爲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尙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毋石作開毋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辦嚴。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盧侯爲林盧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

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至本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翰。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諱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

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脩。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鄶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翺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密爲蠭糖。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佋。案說文。自有佋穆字。以昭爲佋。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緗素雜記亦莫曉而可。僕考之。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遯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爲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爲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眞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爲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

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皷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鎭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淸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靑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淸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靑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靑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靑山白水爲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爲不妄也。

景仰前脩

山谷云。俞淸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尙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

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淸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稱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稺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考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回。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爲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敝叚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己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己。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穽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傅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

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苕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

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菴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牘。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動乎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愆。嚴發碑曰。鐫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湟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皭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皭然湟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尙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問。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沿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沿。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

輩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粟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眞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卽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煓。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媼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媼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嬴芈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餘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爲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饉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愛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眞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者。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蓴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

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觀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緗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衞。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尉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値一金。

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狃於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劍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淸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廚。知此語舊矣。